

龙江飞《杨老师和她的学生》 油画 120×180cm

许老师

□张林

许启发是一名教师。他没有惊天动地的工作业绩，头顶上也没有什么耀眼的光环，诸如学科带头人、教学能手、骨干教师……捉襟见肘的家境，常压得他透不过气来。在承担全部家务的老伴面前，他显得着实有些窝囊，他特惧内，多半是因为他的理亏（说“里亏”更确切些）。他头发稀疏而花白，门牙也经不住岁月的考验，过早地老掉，开口说话都漏风，吐出的字都不够掷地有声。只因他工作特别认真负责，许多年来，校长一直把学校最繁琐的后勤工作交给他。单位同事都称他许主任，其实只是个习惯称呼而已，中心校才不承认呢。班子成员里没有他，领导研究事没他插嘴的分儿，他整天任凭领导吩咐。

他是个闲不住的人。除了做好领导交给的工作外，他还会经常在校园里转转。他总能找到自己能做的事。花坛里长草了他去薅，操场上的杂物他去捡，学生落在运动场上的衣物他去物归原主，教室里破损的桌凳他去修，墙壁上的“秃疮”他去擦……他老眼昏花，有些近视，可他的眼里总能看到该做的活儿。清晨，他第一个进入工作岗位；黄昏，他最后一个离开心爱的校园。每天每天，学校的学生、老师和校领导都能最先见到他忙碌的身影。他爱校如家，学生们知道，老师们知道，校领导们知道，校园里的一草一木都知道。

他没有文凭，也没多高的文化，从当老师的那天起，他就没教过课，可他有当过几年小学校长的骄傲历史。当年，他的无私忘我和认真负责有口皆碑。

他不教课，可是学生考好了，他特高兴；学生病了，他又比谁都着急。在中学负责后勤工作时，一天晚上，他值班，在校住宿的毕业生张海霞病了，他去医院开了药让其吃下后，便找辆自行车把她送回家，回到单位都下半夜了。第二天，他放心不下，又去了这个学生家，听学生家长讲，孩子得服汤药。他跟学生家长讲，汤药我在学校给熬，让孩子坚持上学，快中考了不能耽误孩子复习备考。就这样，他一面忙工作，一面为张海霞熬汤药。张海霞的病渐渐好了，张海霞的家长见到他的第一句话就说：“许老师，孩子交给你，我们做学生家长的一百个放心啊！”许启发老师就是这样，工作上从来不考虑分内分外。

许启发虽然因为没文凭，近40年教龄还一直是中教初级职称，但他从不抱怨，他不觉得照别人矮半头，他仍然一如既往地工作着。他用他无私的爱，温暖人心；他用他的执着和满腔热忱，激励着身边的每一个人。

在他56岁那年，政策照顾，如身体有病，可以病退，组织上还给他安排一个孩子进教师队伍，算是接班，工资不少拿一分。那一年他所在的镇，退下来7人，他说他没病，他说他要干到正常退休。转年，国家取消了退休接班的说法，他的儿子抱怨，一些熟悉他的人都说他老糊涂，他说，那是国家政策，没办法，我没病，我不能谎称自己有病钻国家政策的空子，我要正常退休，我要光荣退休。

他到底还是光荣退休了，手续也办了，可校领导不愿意放他走，劝他在中学再帮几年，他也就留了下来，分管学校的食堂工作。只干活不拿额外工资的他，仍未改从前的认真负责。记得一次，单位里一名老师找到他，说给住宿的孩子拿的白面有点黑，让他通融一下，他说那不行，这涉及上百家孩子的伙食质量问题，这名老师见他太死性，和他吵吵起来，都闹到校长那里去了，最终当然还是把黑面给退了回去。许启发就是这样，退休前和退休后都一个样，没有任何改变。

可就在他63岁的那年暑假，学校教室的铁皮盖被大风掀掉，他接到校长的通知来学校处理。不知是他走急了，还是身体实在有病，在他刚要登梯子上房时，突然眼前一黑摔倒在地。送到医院检查，他已是肝癌晚期。这个平凡而普通的生命，在深秋的一个清晨走到了尽头，就像一片随风飘下的叶子。

那天，送他的人群黑压压一片，有他生前的同事和校领导，也有学生和学生家长，大家来送他最后一程。悼词写着什么大家没听到，哀乐从哪儿飘来大家没听到，只是听任奔涌的泪水顺着面颊流下，打湿了衣襟，也打湿了脚下的这片沃土。许启发需要休息了，他太累了。那稀疏而花白的头发，仿佛随风抖动着，就像一朵成熟的蒲公英，飘飞在瑟瑟的秋风中。

他的生命太短暂了，刚退休，还在学校兼职，虚岁才63岁。他的生命，没有什么波澜，更没有什么让人艳羡的。许启发是一个普通教师，他更是一个好人。在学生和老师们的眼中，他就是一面鲜红的旗帜，一座不朽的丰碑。

参加完许启发的葬礼，已是下午两点。枯黄的叶子，随着阵阵秋风飘落，就如同许启发留在校园里的脚印，在大地这篇稿纸上定格。

我家的“林老师”们

□林超然

如果原生家庭的六口人都在场，有个外人突然喊一声“林老师”，我家应该会有五个人同时抬起头来。这一称呼在这儿特别缺少针对性、指向性，很容易带来短暂的纷争和混乱。

父亲是家里的第一位“林老师”，他读的是望奎县师范学校。他的同学里一直做老师的很少，出了校门有的干脆就没站过讲台，还有的半路改了行。学业结束时父亲把几样乐器都送了自己的一位同学，这个人后来做过邻县的县委书记。可能是非常渴望穿上一身戎装，父亲曾经当过几年兵，他的戎装照儿也的确帅得令人吃惊。退役战友去了各行各业，父亲则毫不犹豫地回到了学校。父亲在教师的岗位上退休，最大的学生比他年纪都大。在张家沟和它的周边，听到有人叫“林老师”，我们兄弟都会忍不住不搭腔。此时此地，“林老师”只是父亲一个人专享的荣耀。

在我的职业规划里，第一个删掉的就是教师。我亲眼见过村干部指着父亲说：“你一个臭老师，有啥了不起？”那时学校困难，还是复式教学，就是几个年级挤在同一间教室，给东边的一年级讲完课布置好练习题，再给西边刚刚还在自习的二年级上课。父亲累得不成样子，一个月下来二十块钱的工资，还不如母亲编两领炕席卖的钱多，根本养不了一家人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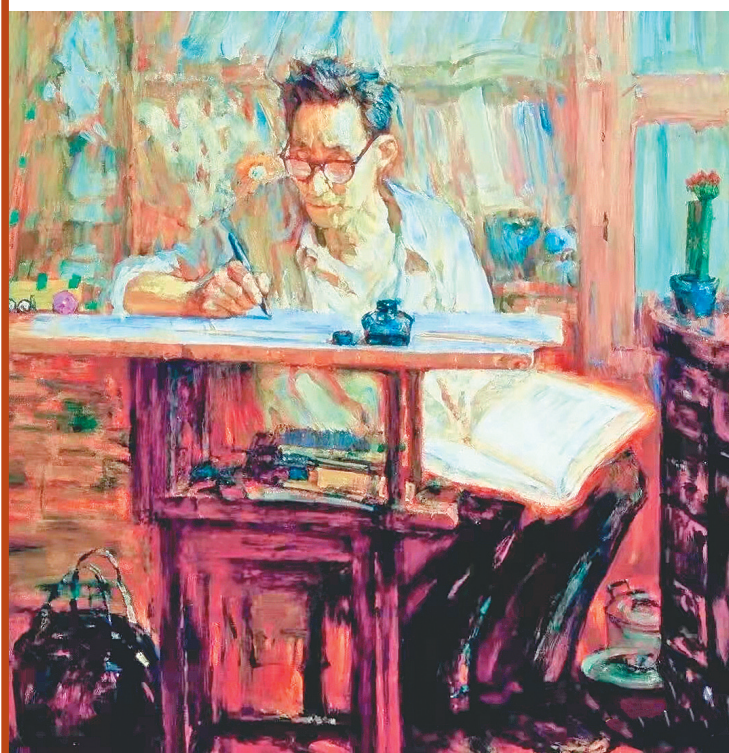
我读的也是师范专业，但欣欣然计划的却是别的工作。毕业时，我竟然被留校任教了，那就对不起了，只能做“林老师”。中间也曾出去当过杂志的编辑、记者，也曾做过数机关的处长，但都干得太久。我大概还是适合生长在校园的一株植物，此前的什么变化都是临时的，都不会改变回到校园的最终结果。

大弟读的是名校的会计专业，而且时间很早，毕业后供不应求。他被一个单位要去，工作干得风生水起，领导很是赏识。大弟不大喜欢那种按部就班的节奏，就决定出去闯一闯。他尝试过不少项目，不少工作，最终还是教育牢牢地捉住了他的眼光，“林老师”这一称谓让人无比陶醉。当年财会班的学生，大都当官的当官，发财的发财，只有他一个在专注地“课徒”，并且快乐得一塌糊涂。现在，他忙得不行，不是在上课，就是在准备上课。他的语文基本功，比我这个中文教授都结实，常常令我羞愧难当。要我看，他对“教师”身份的感情，恐怕已经超过了“老林老师”。

小弟的专业是“草原饲料”。他很用功，我见识过，他那时的确认识很多植物——走在老家的小路上，他一会儿就扯住我，指着一株植物说它叫什么，它可以药用或是药食两用，而我的父老乡亲们则大多只是世代代听它寂寞地荣枯。毕业后，他去了女朋友的家乡，那里碰巧有两个岗位，一个与他们学的专业相关，一个就不那么相关。诸般都是女朋友优先之后，等待小弟的就是一个教师岗位，是一声“林老师”的呼唤。小弟干一行爱一行，初中的语文、数学、历史、地理、体育等等，似乎除了外语都教过，显然是我家“林老师”里知识最渊博的一位。

倘若填履历表，“职业”一栏，姐是一定要填“农民”的。她看到家里的艰难，书读到初二，就主动辍学务农，帮两个大人一起来照顾家，供我们兄弟三个读书，之后再未离开过土地，再未离开过春耕夏锄秋收冬藏的生活。近年，姐开始尝试文学创作，她真诚、朴素的文字很快就获得了众多认可，所有的作品都公开发表了，至今保持着百分之百的发表率。她对庄稼和文字都深怀感情，用心用力，一丝不苟。刚接到报刊编辑的电话，听对方喊“林老师”时她以为打错了，这样的事情多了，她才慢慢适应和接受。

母亲从“孙老家”嫁到“老林家”已经快六十年了，乡间给她起的也多都是“老林大嫂”“老林大婶”“老林大奶”之类的称呼。早年照看孙女时，母亲跟不太大会说话的暖暖聊天：“爷爷姓林，爸爸姓林，你姓林，奶奶也姓林，你妈妈也……”一旁的暖暖妈妈及时打断：“我姓高！”这也较真，跟着姓林有啥不好吗？很吃亏吗？小学二年级只读了五十八天的母亲，在我们的怂恿下，突然拿起笔来，越写越上瘾，如今差不多已是一位高龄的“网红作家”了。我曾认真地提醒过——不能因为自己作品发得多，就瞧不起“老林老师”，瞧不起众多的“林老师”。我注意到，有人叫“孙姥”，有人叫“林姥”，母亲答应时都挺痛快的，那么作为家庭原创文学公众号“林记出品”的领袖，叫她一声“林老师”，母亲应该也会答应吧。



方世群《老师》 油画 110×100cm



欧阳超英《静谧之美·校园的窗》 布面油画 40×80cm

周末的来电

□椰子

周末，我陪孙女去镇中心广场玩滑梯，也带着年迈的老父亲一起去散步。

刚到目的地，手机就响了。我掏出来一看，是一个陌生号码。会是谁呢？稍犹豫后，我接起了电话，奇怪的是，对方没有马上说话。难道是在打错了？可我分明听到了电话那头的呼吸声。

“您好，请问是哪一位？”我追问。一个怯怯的、略带哽咽的声音从听筒那边传来：“老师——”声音很熟悉，应该是我教过的学生，我迅速地回想，试图辨别声音的主人。

“你是一——”未等我反应过来，电话那头就问：“老师，没听出来吧？您是不是把我忘了？”

我无奈，只好说：“老师记性不好啦，快别和我捉迷藏了！”对方笑着说：“老师，我是张春雨。看来您真的把我忘了！”

“是张春雨啊，老师怎么会忘了你呢？找我有啥事？”我有些不好意思，忙问道。

“老师，没什么事，给您打个电话，就是想听听您的声音！”

一个我很多年前曾经教过的学生，突然给我打来电话，就是为了要听听我的声音。我一时愕然，语塞，继而生出满满的感动。

说起张春雨这孩子，我曾当过她班一年半的班主任。她家庭条件不好，黑黑瘦瘦，身材单薄，让人心生爱怜；她有着男孩子一样的调皮性

格，贪玩，经常不完成作业，为此我没少批评她，有时候气急了，我还会狠狠地批评她。对我的严格要求，最初她并不理解，还常常跟我闹别扭。

后来，我发现她聪明伶俐，作文写得很好，便让她当语文科代表，并经常把她的作文当成范文，读给全班学生听。每到这时，张春雨便喜滋滋地望着我。我“趁热打铁”找她谈话，告诉她我把她当作重点培养对象，要开发她的潜能，帮她顺利地考上重点高中，以便接受良好的教育，将来有更大的发展。她点点头，表示虚心接受。这样一来二去，她不再耍小性子了，也知道刻苦用功了，成绩一直保持班里前三名。

张春雨升入初三，尽管我不再教她，也会时时关注她的近况，关注她每次月考的作文，有时还会把她的作文润色投给报社。她的作文《贫穷也很美丽》在地方晚报上发表了，当我把样报递到她手里，她兴奋得不知说什么好，一个劲儿地向我鞠躬，连声说：“谢谢老师，谢谢老师……”

“老师再见，有时间我去看你！”张春雨在电话另一头的话别，打断了我的回忆。

“好！”挂断了电话，我迟迟无法回神。这不全是因为学生的一个电话给我的感动，我想得更多的是身为老师的一种骄傲。“老师，我想听听您的声音”，这是学生从心底对老师发出的最真诚的赞美。这种赞美，是身为老师最有力量的职业信仰。

共话中俄友谊 我们的故事

俄罗斯联邦驻哈尔滨总领事馆
黑龙江省人民政府外事办公室
中俄友好、和平与发展委员会地方合作理事會
主辦單位

追忆恩师

□孙艺辉 徐静雅

留学俄罗斯给我留下最深刻印象，并至今对我事业产生影响的，是我的恩师——俄罗斯国立师范大学音乐戏剧与舞蹈学院院长，著名钢琴教育家阿芙兰姆科娃·伊丽娜·谢苗诺夫娜教授。

老师在课堂上始终保持优雅的姿态，耐心地讲解，认真地示范演奏。对于语言不太好的外国学生，老师往往会放慢语速，直到学生能够明白为止。老师会根据每个学生的水平帮助学生选择适宜难度的曲目，会在我们熟练掌握曲目之后引导我们进行更深层次的思考，小到情绪，大到整体画面塑造。她常说：“钢琴演奏是‘用心去歌唱’的表演艺术，你的内心美，你的音乐才美！”这句话深深地影响了我，在我后来的教学工作中，每当我即将“怒发冲冠”之时，都会想起老师的这句话。的确，美妙的音乐源自一颗“善良而宽广”的美好心灵。

记得当年留学时，习惯了国内的教学方式，刚接触老师的课的确有点懵，老师对我的演奏开始是不说什么的，而是把问题留给我，让我来分析自己的演奏。这个教学理念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。在习惯这样的教学方法后，我逐渐认识到，这种以学生为主体的教学方法，锻炼了学生独立分析作品、构思演奏的能力，在一定程度上培养了学生的创造能力。

由于深受中国师生的喜爱，近几年来，老师每年都会受邀来中国进行讲学，我曾有幸以翻译助教的身份随行，那是一段难忘的经历。那次行程安排得非常紧凑，留给老师调整时差的时间很少。为了让更多学生来听老师的课，近距离感受俄派教学的魅力，主办方要求我在每节课还剩五分钟的时候提醒老师。每当这时，老师总会无奈地看着我，说请再给她一些时间。原先安排的课程在晚上八点左右结束，因为老师希望学生多学一些，那天的课讲到了晚上近十点。

其实那天老师要在两个城市之间奔波，有两场大师班讲学，老师只能在回来的车上短暂休息，只要开始讲课，老师就会立刻打起精神，认真授课。最后一位学生弹奏了一首难度较大的俄罗斯作品，他要在欢迎一位俄罗斯重要领导人的文艺展演上独奏这首作品。老师知道时间已经不早了，便要我和主办方商量，是否可以请在座的家长和同学先回家，她想请最后这位学生留下来再多讲一会，因为乐曲的音乐层次丰富，需要

更多的时间来理解。

俄罗斯国立师范大学每年都会举办各类艺术节或比赛，规模庞大，评委是来自各国有名的音乐家和教授，老师会鼓励在俄中国留学生参赛，勇敢走上舞台。近年来在老师的积极推动下，俄罗斯国立师范大学每两年都会举办一届以中文“丝绸之路”命名的大型音乐赛事，老师会以学校的名义邀请国内院校的老师们担任评委，会鼓励老师们推荐国内优秀学生前来参赛，老师更会为选手们进行赛前指导。这使得前来参赛的选手们感受到这不仅仅是一次比赛，更是一次良好的交流学习机会。

阿芙兰姆科娃教授被她的中国学生们亲切地称为“俄罗斯妈妈”。在比赛或考试前，老师除了一遍遍听我们的曲目，帮我们修改细节，还会让我们把上台的服装和鞋子穿给她看，她会体贴地告诉我们合不合适，帮我们检查衣服上的纽扣牢不牢固，有没有多出出来的线头。不论老师的工作有多么繁忙，工作到多晚，她一定会在比赛或考试的前一天带我们走一遍台，指出我们需要注意的细节。如果上台结束晚了，老师还会开车挨个儿把我们送回家。上台前老师会把她的办公室让出来给我们练琴，并且准备一些小零食和热茶，还会搂住我们的肩膀，轻声告诉我们“不要紧张，你很棒”。她还会骄傲地把我们介绍给她的音乐家朋友们，让我们弹琴给他们听。如果有作曲家朋友在场，她还会拉过我们介绍说：“这是我的学生，弹过你的那首作品，弹得可好了。”我们对老师的爱绝不是因为我们学到了多少专业知识，而是因为老师用心爱着她的每一位学生，像妈妈一样。

2020年11月26日，我们亲爱的“俄罗斯妈妈”不幸离世。阿芙兰姆科娃教授的离世，让她的学生们感到无比难过！正如学校官网所说：“她的早逝，对于我们来说，是无法弥补的损失！她是我们痛失的天使，一个时代的开创者，我们将永远铭记她——阿芙兰姆科娃·伊丽娜·谢苗诺夫娜！”大家纷纷以各种形式发文悼念，这些悼念的文字中除了感谢老师在专业学习方面的倾囊相授，更多的还有怀念老师在生活中对中国留学生的关爱，那段真挚的友谊将永远留在大家心中。

（作者孙艺辉为安徽师范大学音乐学院副教授，徐静雅为俄罗斯国立师范大学艺术学博士）

